

【特稿】

天馬行空

莊/子/的/世/界 ⑱

陳重文·主講
真穹、澄慧·整理

(續214期)

天均

人類是低的再把他拉得更低，高的再把他捧得更高，這就叫做人道，就是不修天均，此種狀況一定不可能安定。天均就是一定繼續流動，達到安定，如水流由盈處流動，流到完全平均為止。天均就是自然的節奏，達到天均則無不逍遙。如果達到這樣的境地，誰能不逍遙，小境地也逍遙，大的境地也逍遙。

逍者，嚮於消也，就是嚮往於消失，把過去忘掉，不要念念不忘。遙者，就是把它引到很遙遠的地方，如此才不侷限於我們心所知道，心知之明，就是我們心所能探測了解的事物。有些東西是超出我們心靈所能知曉，因為我們的心靈是如此的小。一席話，不能接受，即說：「我不相信」那你的境界就太狹窄了。所謂無用之用，就是能夠引而遠的境界。

依王船山的眼光認為莊子內七篇都是有次序的，不是亂排的，不是故意逍遙第一，齊物第二，先逍遙達成以後，你才可以物論可及。齊物論是所有不均到最後都要自己停止，達到自然的節奏，再也沒有只有我對，其他都不對，而爭論不休。等到大小一致修於天均時，大家都沈默了，因為大家都得到利益。之所以不沈默，就是沒有得到應得的利益。

達到物論整齊，而這個整齊不是說用政府的力量統一理論，如一貫道，以前政府稱邪教，其實是怕一貫道的勢力龐大。我們考究中國整個歷史，對政府有威脅的任何宗教團體，沒有取得政府許可，隨時可以判為邪教，這就是沒有天均。

每一個理論都在維護自己，其實仔細分析，大團體都一樣，我們個人也一樣。在公司上班跟老闆爭，也是在維護自己的利益。無我的人，不會做這些事，外在來講，「物論可及」進而可使內在的生命主體最重要的部份，可以養護得很好生命的核心重點。所專心用力的不再往外跟人家比較競爭。專心注意養護我生命最重要的那個部份，那個重點叫做「真主」。

這個時候形可忘而德充，外在的形體也可以把它忘掉，榮華富貴無所謂了，美醜也無所謂了，而是道德內充最重要。內在的真主養護的好，道德又能內充，所有亂世、治世、好的世間、不好的世間，通通可以進入。達到那樣修養的功夫，災害就不會臨身。如果有一天，天下沒有賢人，必須某某有能力的人出來治理天下，那形忘而德充的人正好可以出來做帝王，替人民服務，這種人做最高決策者，你可以去相應他，且天下就大治了。

如果知識達到這樣的情形，我們的生死就忘了，此種情形下，天下沒有不可以享受的，沒有一件不是在享受，無不可遊。沒有一件不能享受的東西存在，無非遊，這個在天台宗叫做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」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的任一點，我只要抓到，都是中道。掌握住圓球的前題，每一點都是中心點，這一點我把它轉到我的面前來就叫中間了，圓球把它轉動一下就是中間，因圓球沒有一點是真正的中間，所有的點都不是中間，也都是中間。我站在這裡，我認為中間，站在你們那邊看、我是邊。你是中間，所以沒有什麼中、邊、不是中、不是邊。這個就是王船山對逍遙遊的一個整篇的總論。

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爲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」他說在很北很北的海，冥，到達到你看不到他的終點在那裡，冷冷濛濛，叫做冥。以前的冥有加三點水，就是跟海的意思一樣。「化而爲鳥」，不知何緣故，有一天變化成一隻大鵬鳥。「鵬之背」大鵬一飛起來，他的背不知有幾千里，終於「怒而飛」，這一隻會奮力飛起時「其翼若垂天之雲」這隻鳥的翅膀一展，整個天空都被遮滿了，好像天空一片大大的烏雲遮過來。

「是鳥也」這種鳥，當氣候達到像颱風天到來，當然不一定是颱風天。就是說，海的季節在運轉的時刻到來時，他就要遷到南冥去，遷往南海，最南方的海面。「南冥者，天池也。」這裡加一個注腳，南冥就是天池，一個很難得期望到的地方，天池是天人才可以居住的。在此莊子先講出這麼一幕大的情況，這裡是蘊藏著奧妙。鯤，中國字學裡，鯤的意思就像我們講的烏魚子，鯤的意思是魚卵，很小很小的魚，或是還沒有孵成小魚的魚仔叫做鯤。莊子故意把那個最小的說成最大的。莊子開始就來這招，他說有一個魚就是鯤，鯤的大，大到幾千里，把最小說成最大，他這個先破我們大小之觀。

「齊諧者，志怪者也」莊子接著說，「齊諧」有這麼一本書，諧就是談諧。齊諧，齊國的談諧的書，他專門記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物，光怪陸離的事物。「諧之言曰：『鵬之徙於南冥也』」這本書裡面有一段話是這麼說的（莊子先自己講出這一

幕景象，接著用書上也有這樣寫來證明自己不是胡說八道)它說那個大鵬鳥要遷到南冥的時候，『水擊三千里』就是在水面上打擊，打擊三千里。如飛機起飛，一定在跑道上滑行後才飛上空。鳥也一樣，故形容其在水面上自然拍打，要拍三千里的跑道，才漸漸的『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』扶搖就是迴旋風，博扶搖，拍打到這麼遠，終於飛了起來，慢慢的迴旋上去。像一個龍捲風飛上去叫博扶搖而上升。多高呢？九萬里那麼高。『去以六月息者也』在九萬里高以後，才平飛的往南冥去。就以六月的時刻，利用六月的氣息，(天地之間，六月就是季節風)用這種六月特殊的季節風飛過去。

「野馬也，塵埃也；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」野馬的形容是怎麼樣呢？小到我們看不見的東西。這一層比上一層「鯤」還小。他說從最小的野馬到塵埃，生物之以息息相吹也，以致於有生之物，所有天地之間從最小到最大的生物，都是這些氣息所形成的。(眾生的生存，都要呼吸，死亡就是那一口氣斷掉，呼出後再也吸不進來。)佛家是講緣起，因緣。這裡講鼻息、氣息。由最小的氣息到最大的，大鵬鳥飛到九萬里那麼高，六月的氣息，都是同樣一個呼吸的累積啊！

生物之間彼此都有關連，脫離不開關係，整個前題之下，大家都有關連，並不是你們的好、否與我無關，只要我好就好。我是一個鼻息，你們也是一個鼻息，大家成爲一個大氣息，氣息裡面發生錯亂，就全體錯亂，因有這一個轉折點，所以下面又講了「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」天上那個蒼蒼茫茫的青蒼顏色，是真正天空的顏色嗎？月亮上照天空，因沒有大氣層，故是黑色的，我們看到的青色是大氣層，不是真正天空的顏色，飛出大氣層，沒有星光照到的地方都是黑暗的。拍攝月亮上升的表面是光芒，但天空還是黑的，沒有大氣層的反射光的緣故。古代沒有天文學指示，他們就能了解這點。

「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」天的蒼茫翠藍是真的天空本來的顏色嗎？或是它遠到未知其有多遠的遠。意思是天空真正的顏色是什麼顏色？不知道。嚴格而言，天那裡有什麼顏色可言，暗的地方是因太陽光照不到，那不是天的顏色；亮的地方是有空氣的地方，也不是天的顏色。天的顏色什麼都不是，根本就不叫顏色，它只是太空。就像水，我們把它叫水，根本不對，它只不過是 H_2O 。有時候變水。有時候變冰塊，有時候變水蒸氣。它變成什麼，決定於因緣。溫度零度以下就成冰，一百度以上就叫做水蒸氣，零度、一百度間叫水。你說它到底是水對呢？蒸氣對呢？冰對呢？都不是，它只是 H_2O ，一個符號而已。是我們將它規定的假名稱。諸法實像裡，同樣的情形，存在的那個東西確實存在，不過你叫它什麼名稱，就不對了。

(續下期)